

白黑骑《念念不忘》5

“你还记得吗，明天是什么日子？”

绝枪一进门就听见了这句话，与此同时一并扑面而来的是屋内浓郁性爱气味，他下意识用目光搜寻熟悉身影，就看到全身赤裸的男人蜷缩在地板上，正不断向角落挪动着，他紧紧抱住双腿把自己团成刺猬模样，但绝枪只觉得既笨拙又好笑。

他腿间流出的东西已经在海滨木质地板上拖行出了明显水痕，甚至混合着些许乳白精斑，以及被揉烂的、像是汁水一样的红色花瓣。

绝枪根本不需要特意去看，就能猜到那里面是何等的风景。

“很淫荡吧。”骑士头也不回，用余光乜了绝枪一眼，双手抱臂居高临下注视着分明落入兽夹却还垂死挣扎的猎物，“怎样，在万魔殿战斗时你想过自己的优秀搭档其实是个婊子吗？”

“别误会。”绝枪丝毫不吃骑士的挑衅，慢条斯理走到黑骑面前蹲下来，无视对方惊惧的抵抗，强行掰开——

好吧，绝枪没有想到原来这双漂亮的长腿已经被骑士那疯子卸掉了，拔掉浑身尖刺和利爪，曾身经百战的漆黑斗豹如今更像一只被豢养的家猫。

他先是叹口气，仿佛‘惋惜’自己不能体会被这双腿夹住腰的美妙滋味，继而颇为玩味地哼笑一声，伸出手去用拇指抵住黑骑两瓣阴唇之间的小巧蕊豆，一边揉弄一边把食指探进穴里抠挖出乱七八糟的液体。

“我从第一眼看见他就像操他了，和搭不搭档没有关系。”绝枪姗姗来迟补充道。

得到这种答案显然并非骑士所愿，他将占有欲和破坏欲转化成的怒火尽数撒给了黑骑，而这束火焰又被绝枪浇上一捧热油，顷刻之间燎原。

“没必要替他清理。”骑士沉默须臾开口道，他扔给绝枪一块儿巾帕，“子宫都被操松的母狗还不配。”

绝枪闻言挑了挑眉，他坐到床上把黑骑拉起来，让人面对着自己跨坐，捏着两瓣浑圆臀肉向外分开，把早已硬挺的性器顶在黑骑女穴入口，硕大龟头戏谑般蹭擦几下花唇，之前已经被玩儿胀的肉瓣软嘟嘟碾起来裹住绝枪，湿热触感比他上过的任何女人都要销魂。

“真的吗，让我试试到底是不是真的松~”

绝枪讲话喜欢带上挑的尾音，听起来不像个雇佣兵，反倒像是哪户有钱人家纨绔少爷，偏偏还被清亮嗓音衬托得格外甜蜜，宛如小情人在讨宠撒娇。

黑骑意识还恍惚着，他短时间很难接受绝枪的突然到访，直到感觉自己下身被对方蓄势待发的勃起阳具顶住，这才回神拼命反抗起来，但已经无力逃跑的双腿仅仅是摆设，旁边的骑士找来绳子，简单粗暴直接吊起黑骑双手。

“黑骑哥，你还认得出我是谁？”绝枪笑吟吟试探发问，并把阴茎小幅度往穴里插了插，成功逼出黑骑一声惊喘。

“……绝枪。”黑骑察觉到自己已经被催情剂浸透的身体根本无法拒绝这根东西，久逢甘露，穴口热情地吮吮着柱身渴求得到巨物安抚，他绝望地闭上眼睛，重复了一遍对方名字，“不要这样，就当是……我们曾并肩战斗过一场的份上，不要……”

“黑骑哥，你有没有想过……”绝枪猛地向上一挺腰，滚烫楔子整根埋进黑骑那火热湿润的温柔乡里面，他轻轻探舌卷走黑骑唇畔津液，又去吻他眼角泪珠，做着最体贴的动作，却说着最下流的浪词。“就是因为你战斗的样子才把我看硬了呢？”

黑骑低低呜咽一声，他紧紧抿住双唇不肯泄露呻吟，但体内那根粗长烙铁几乎快要把他捅穿了，正面坐姿让绝枪进入极深，黑骑感觉五脏六腑都被顶到移位，因为疼痛和抗拒把小腹绷得死紧，以至于隔着一层单薄肚皮，在那平坦结实的腹肌上能够隐约看出冠头形状。他越是想要排斥挣扎，甬道便收绞得越厉害，简直和欲迎还拒没什么区别。

“这么爱吃我的鸡巴呀，咬得好紧，我们的骑士大人似乎并没有把他的肉壶玩儿松呢，那么我就先——多谢款待？”

一句话得罪两个人，绝枪全然不在意骑士瞥来的阴鸷目光，但他其实没有嘴上表现得那么游刃有余，黑骑太过抵触被他插入，肥厚穴肉层层叠叠裹缠上来把他夹得动弹不得，他只好略微退出一些再施力撞进去，每次都比之前力度重几分，一点点强行凿开道路，而这种方式对黑骑来说无疑是惨绝人寰的折磨，药效把一切感官放大，他被迫清醒着感受自己是如何像个剥掉壳的蚌，新鲜血肉和空气接触的每分每秒都是残忍酷刑，而他就在这漫长凌迟里被绝枪拓开痉挛甬道，彻底容纳刑具入侵。

他知道自己没有哭，也绝不会在这两个人渣面前哭，但生理性泪水不受控制涌出来，绝枪看着他被欺负红的眼睛，装模作样叹口气，还煞有介事摇摇头一副很无奈的表情：“唉，拿你怎么办呢——”

他拖了个长音，冲撞在黑骑体内的性器再次胀大一圈，天生适合交媾的女穴被撑到略微外翻，却也丝毫没有撕裂受伤，绝枪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刚才骑士说他是婊子了。

后者感受到在自己身体里肆虐的东西非但没有停下反而愈发坚挺硬热，像是已经自暴自弃，任由痛楚带来的快感麻痹神经，竟然就这么射了出来。

“怪不得……黑骑哥果然是天赋异禀啊。”

绝枪低笑，他看了一眼喷在自己小腹上的精液，腾出手抹了一点，又掰着黑骑门牙顶开齿缝，把腥膻味道都涂到口腔里。黑骑仍是没能咬下去，因为在这个时候旁观许久的骑士终于有动作了，他将一枚锁精环扣在黑骑阴茎前端，又取出一条细长的金链子，贴着黑骑胸膛比划一番。

绝枪很“贴心”地掐着黑骑的腰把他抬起来，换了个背对姿势，让黑骑正面面对骑士，继而又重重把人摁回自己那根紫红怒涨的肉棒上，那处花穴已经呈现出被捣烂的糜烂嫣红，甚至散发着被

彻底操熟的湿润热气。骑士当然不会放过捕捉这微妙变化，他眯起眼，手上的乳钉毫不留情刺穿黑骑两颗小巧肉粒，与此同时听见绝枪轻轻吸了一口气。

“你真的很喜欢粗暴对待啊，黑骑哥，差点把我夹射了。”

血珠从苍白胸膛上滚落，被汗液稀释以后变成略显透明的薄红，黑骑感觉这副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宛如一具专门用来供男人取乐的玩偶，两颗乳珠又痛又热，当即便泛红肿胀起来，在平坦胸脯上颤巍巍挺立着，链子上的小铃铛在骑士牵扯时发出悦耳声响，仿佛在邀请这位熟悉的‘嫖客’。

恬不知耻。

这是骑士眼神里透露出的评价，他指间大概是夹着什么东西，然后一手撑开黑骑紧闭后穴，那里至少在今天还没有被踏足过，比前穴要干涩上许多，骑士就这么把指节伸进去掰开周围褶皱，往里面推入了一枚精致银圈。

黑骑起初还没有反应过来，很快他听见骑士附在耳边轻笑着说：“明天是我们相遇五周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

黑骑唇瓣翕动了几下，没能说出话来。他被绝枪操得哪怕张张嘴都是破碎呻吟，那根不知疲倦的烙铁反复鞭挞着穴心，交合处汁水横流，他甚至无法去分辨塞进后穴的东西是什么。

而绝枪却看得清清楚楚。

同心戒指。

他饶有兴趣地瞥一眼骑士，后者则不慌不忙把腰带解开，绝枪很识时务，他早就知道骑士昨晚突然联系自己通讯贝究竟怀揣着怎样的心思，但他只要能睡到黑骑并不在意跟谁一起‘分享’，今夜才欣然赴约。对此他毫无心理负担，于是大大方方腾出了位置给骑士。

黑骑终于在骑士也欺身压过来的瞬间感觉到害怕，他下意识想躲，但插在女穴里的阴茎把他牢牢钉死，两人一前一后把黑骑夹在中间，骑士将早已勃起的鸡巴借着花蜜润滑捅进了那处未经扩张的后穴，好在黏腻爱液足够浓稠，再加之黑骑被他调教了太多次，他一路畅行无阻插进深处，直接顶上刚才亲手放进去的银环。

“……呜！呃、什么……”

黑骑此时就像在猎人手下引颈受戮的猛兽，高高仰起脖子发出一声嘶哑哀鸣，他似乎意识到了那个东西的真正身份，却又难以置信，而做出这一切的人却轻描淡写羞辱道：“你猜，这枚是你的，还是我的？”

骑士和黑骑平日里因为要和队伍一起挑战高难，都不想在战斗中损坏彼此珍贵烙印证明，因此心照不宣，基本不会在非必要场合戴戒指，却不成想骑士竟疯到这种地步，但更令黑骑绝望的是——

他真的把它当做宝贝。

黑骑甚至在烙印后特意去乌尔达哈找了雕金匠打造戒盒。那天碰巧沙都细雨绵绵，当他以为自己要淋个湿透回家时，就看见骑士正撑伞站在水晶旁边。

.....

那些久远的、泛旧的回忆，都一幕幕在脑海里上演，然后被所爱之人微笑着——撕成碎片。

“.....”

绝枪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怀里的男人就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只有被操到受不了时才从鼻腔里溢出几声气若游丝的低喘。

那双烟灰色的眸子失去焦距，空洞地望着前方。

骑士也发现了黑骑的变化，但他显然清楚其中原由，而此刻堵在他胸腔内的一团郁结已经异变成他自己也解释不明白的情绪，催促着他立刻毁掉眼前这一切。

绝枪才懒得关注这个神经病又想做些什么变态事，他痛痛快快把龟头捣进黑骑狭窄宫腔内泄出今晚第一泡精。先前被骑士用粗布抹布擦拭过的嫩肉似乎微微磨破了些，尖锐钝痛唤起黑骑所剩无几的反应，他濒死般绷紧身体低泣一声，意识随着记忆中那些甜蜜往事逐渐堕入黑暗。绝枪敏锐觉察到他状态奇怪，被操昏过去不该是这种模样，他恍然大悟抬手摸上黑骑额头，果然被滚烫热度灼烧了掌心，他又低头去看黑骑那射过一次就再没勃起的性器。

“.....真是。”

他暗自啧了一声，对于年轻放浪的雇佣兵来说，床伴，尤其是首个让自己魂牵梦萦那么久的床伴，在跟自己做爱过程中没得到任何舒适体验甚至像被上刑似的惨兮兮发高烧晕过去，这可算不得一件风流韵事。

他放缓了动作把自己的大宝贝从黑骑里面退出来，瞬间涌出大股混着白浊的黏腻淫液，顺股缝流到骑士正干着的后穴，又替人解开了双手束缚。

骑士见他这番举动，只是冷笑讥讽：“怎么，他的骚批伺候不好你了？”

“你发现了，他前天晚上聚餐时就在发烧。”绝枪没有理会骑士的混账话，“但你依然选择把他一个人留下，而且是跟我。”

骑士没有回答，绝枪穿好裤子，将衬衫搭在臂弯掏兜找烟，却才吸了一口就忍不住摁桌上掐掉转身骂道：“别他妈打着吃醋的幌子给自己犯病找借口。”

骑士噗嗤一声，绝枪看着他笑得狂躁又疯魔，像个彻底放纵自己展现本性的怪物。“那又如何啊，他还不是要乖乖爱着我？”

“你们烙印五周年也不是明天。”绝枪端详着从骑士随手挂在衣架上的外套口袋里翻出的戒指，内圈刻着清清楚楚烙印日期。

“不然呢？”骑士一边猛顶着怀里昏厥的黑骑，一边去抻他胸前链子往外拽，两颗脆弱乳珠快要被那力道扯得变形，因防护职业强大自愈力结痂不久的穿刺孔又开始渗血，剧烈痛感令黑骑沉睡

时都要被迫夹紧屁股承欢，“你看，他连现在都还咬着我不放，五年前的明天——就是我想这样操坏他的第一天。”

“他当然不认识我，估计都没有意识到有人在背后窥视他吧。”

“那天下着雪吧，在伊修加德，云雾街，团长早和我说过那里是婊子和贱民聚集的地方，让我办完公事就离开别逗留，你猜巧不巧，我就遇到了他。”

“漂亮的玫瑰不该被埋在烂人堆里陪他们腐坏，对不对？”

绝枪默默听完骑士发疯，刚想走，就被一声拧开瓶口的响动攫住了脚步。

他转头看去，只见骑士已经掐住黑骑下巴灌进了整瓶。

“他应该烂在我手里。”

骑士说。